



午夜漫游

刘剑波 / 著


继承了先锋小说的文本探索风格，以对深度主题的哲学化表述为主，不满足于对生活 and 现实表象的书写，透出一种浓重的哲学意味。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午夜漫游

刘剑波 / 著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午夜漫游 / 刘剑波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3

(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)

ISBN 978-7-5068-3961-7

I . ①午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5259 号

午夜漫游

刘剑波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特约编辑 陈 武

责任编辑 赵丽君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17.5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61-7

定 价 34.00 元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，就好比一座

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

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点——它可能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—
目
录
—

海的诱惑

001 ◀

安息日

019 ◀

伴你远行

035 ◀

午夜漫游

046 ◀

幻

061 ◀

水中风景

077 ◀

棚天花

091 ◀

目 录

操练黑话

▶ 100

船的诱惑

▶ 115

存在与时间

▶ 123

梦境边缘

▶ 144

席梦思之歌

▶ 179

诡秘的旅行

▶ 194

在布道中永恒

▶ 209

没有梦境

▶ 253

海的诱惑

五月，就几乎是吃粽子的同义语。

哪个说海滩不长苇子的呢（大山里倒真的是没得）。还是在三月，盐田上油菜冒出花骨朵儿，潮头鸟可着嗓儿喊“春来——，春来——”的时候，渔村小沟汊的河岸边，就窜出了很短很尖的绿箭簇来，后来，又受了甜雨的滋润，便越发的恣肆疯长起来。够绿的啊（没得海绿，男人说），那些受海潮蛊惑而得意地摇曳着的叶子，怎么会是剖鱼刀形的呢？男人说，荒古的时候，苇叶都圆，只是在一个黑夜，有个仗义报国的老人投了江，那江边的苇叶立时都成了刀形的，后来，一茬一茬的都长成了刀形的。女人问，那是为啥的呢？男人说，这还不好懂吗。善心的人拿苇叶裹了粽，投到江里喂鱼，好让鱼不去啃那个仗义报国的老人，不过，过了些时日鱼又饿了，就想打那老人的主意，却又靠近不得，刀形的叶在护着他呢。男人顶有学问了，女人老早这样想。因

此，男人就是很喜欢吃粽。女人说，你又不是那些鱼。男人说，摸不着哪天船倒了，我就会投生成鱼，游着去找那个投江的老人。女人猛地捂住那竖着会让人手心戳得好生疼的胡须的嘴，气急得说不出话来。男人笑道，说说的，又不当真。女人锐声说，不当真也不许说。女人看了看青竹篮里满把的苇叶，想着，这一刻包上米煮，那轻袅出的粽叶味儿，直要让归港回来的男人流口水来。不过，他先要让她使劲的刮三个鼻子，才肯让他揭锅盖。女人兀自很甜的笑了笑。

“阿妈，船翻了。”阿海喊着。还没怀上孩子的时候，男人说，就生两个，不问是男仔女仔，大的取名叫阿海，小的叫阿山。

女人一惊，手在苇叶上一划，划出血来，却顾不得，奔阿海跑过去，茂密的苇丛几次企图绊倒她。

离她不远的阿海还在喊：“阿妈，船翻了。”女人随手拍了他一巴掌。阿海不哭，阿山却在河边嘤嘤地哭。原来，两个孩子将苇叶做了轻舟，又学大人样，裹了粽子（用泥作粽米）放在舟上，说是叫这舟到海上去寻阿爸的船队，送粽子给阿爸吃。阿妈不是说端午吃粽，今朝就是端午啦。

女人听阿海说了，眼也要垂下泪来。

她问阿海，疼吗？阿海说，不，就像抓了个痒儿。

女人晓得阿海是为她心安才骗她，就很紧的搂了搂他，又亲了亲那张黑胖的脸，说，往后莫再说翻船，不作兴，懂吗？要说倒船。

她让阿海领着弟弟站到河岸上去，看她做了一只很轻巧结实的苇船（没忘了添上帆），又重裹了小粽放在船肚上。

那船随风向东，很远的飘去了。

女人说，它会找到阿爸的船队。

两个孩子也都相信呀。

二

那一年，她受了海的诱惑。

山里的星子总是很低的挂在山顶上，让人能触摸到。还没到天黑的时候呢，牛羊蹄躅的山野阒无人声，山寨里却有了情歌回应。而在杉树林里，蟋蟀正一条声儿的聒噪着山里黑夜的序歌——是因为再听不到丁丁的伐木声了。

春艾（那时她还不完全是个女人）撂了鹰嘴斧，顾不得伐木一天的腰疼背痛，拎个箩筐，采得些野百合、松菌子、木耳、山茯苓，带回家去。远远的看到那个苏北佬还没去歇着，弓着腰在树林里摸索，不知搞些啥名堂。春艾就走过去。

那苏北佬用块破旧围裙，正沾着椿树上结出的乳白色杉树脂。

春艾好生奇怪，就问沾了做甚。

苏北佬见日里下老实伐木的山里妹子盯着自己，脸子就不自在起来，吞吞吐吐说，耍子的。

春艾听了，柳眉就竖起来，人家好好问你，你偏说耍子的，你咯（这）大后生了，沾咯（这）树脂耍，鬼才信！

苏北佬连忙摆手，厚嘴唇使劲抿了抿，惹得春艾暗自发笑。他摊开围裙让她看，那上面早就糊满树脂油了。

“你说，都是些什么？”苏北佬问她。

“山里人哪个不晓得，咯（这）是树油呐。”春艾冷笑着说。

“不，不是树油。”苏北佬沉思起来。

“咳，你们蛮子当然不晓得是甚喽，没吃过奶的娃只当奶是馍咧。”

春艾觉得同这个苏北佬没谈头，受不了他不亢不卑的样子，见后生忙着找椿树，不理她，就将树蔸下蜷着的一条草蛇抓起，冷空“嗖”一

下朝苏北佬攒去，那后生吓得喊“娘”。

春艾几乎笑断了腰。好不容易止住，见后生脸上惊恐之色未散，便喝道：“蛮子，不是树油是甚，快说！”

“是泪啊，是树的泪，”苏北佬说，“我晓得砍了树，树根会痛苦，就得把树的泪收起来带回去，等造了新船，再缝到橈帆上去，让船记得，大山才是生它养它的故乡。”

春艾听了，觉得心子很沉，便柔声问：“橈帆是哪样的？”

“橈帆就是块很大很结实的布，我们渔家称它做篷。扯起在船头上，船就靠它跑。嗯，你听，听到什么了吗？”

春艾凝神听了听，四处很静呀，就说：“甚也没听着。”

等山风又吹过来摇动松树枝时，苏北佬又说：“你再听听。”

春艾摇摇头。

又一阵风大咧咧地刮来了。

“你没听到风声？”

“就是咯（这）声儿？”

“这声音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船队就扯起篷来了，一长溜的船队，日夜航到渔场上去。网一下，甲板就能把活蹦乱跳的鱼堆成山。”

“堆成山？”春艾吐了吐舌头，“不把船压沉了？”

“当然是很小的山啦，不会压沉的，海认得我们哩，”苏北佬笑笑，“等潮涨了，我们收了船，就拣出最大最鲜的鱼，放到锅里，闻着闻着，个个都趴到船帮上去了，做啥？将口水流到海里呀，不作兴流到船上，说是会倒船。打上几天鱼，我们的洗澡水都漂着寸把厚的油——是鱼油哩。”

春艾舔了舔唇。

她可没尝过海鱼，只晓得山沟沟里的鱼，味道硬涩涩的，哪里能同海鱼的鲜劲儿比呐。她看了看后生那道不安分的粗眉，竟有点敬重起他来了。

“那海又是哪样的呢？”她问。

“海就是很大的一片水。”

“哪样大？”

“同天一样大。”

春艾抬头望了望天，心里有点紧张，她怎么也想象不到，自己会到海上去的时候怎么办？“海又是哪样色气的？”她又问。

苏北佬只吐了一个字：“绿。”

春艾环视了四周：“没得咯（这）山上的树草绿吧。”

苏北佬想了想，又摇摇头：“没法比，世上没得哪样绿能同海的绿比。你不晓得海有多深，你看，你们的山够高的吧，可再高也能爬到顶上去。你到海上去看看，不问哪个都够不到海底咧，因此，海的绿就很厚重，能逼得人喘不过气来。”

春艾闭上眼，很神秘地去体会苏北佬向她描绘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心里很茫然。

只有亲眼去看看海才好，她想。

后来，苏北佬掏出一个纸壳笔记本给她，说他离开海满久了，很想海，就把同海说的话都写下来了。

春艾一翻开，全都是写海的诗，她心一热，同时又觉得眼前站着的那个虎墩墩的苏北佬很了不起。她也想了想，将新织的头帕取下来，那上面有个绣着的百灵，递给苏北佬。

那苏北佬就像挨着块火炭，忙不迭的缩回手去。他听说，山里妹子的头帕是定情信物呀。

春艾又咯咯笑道：“让你用它揩树泪的啊，你那块破布缝到篷上，还不丑死人，丢山里人的脸呐。”

苏北佬听了，就小心地接过去。

后来，春艾又想说什么，终没说出来，许是没得什么说吧。

只说了句：“恰（吃）饭去。”

天就黑严实了。

过上几天，苏北佬就和春艾熟了。他晓得，春艾是山寨顶标致的女子了，又时髦，又现代，说话不把头埋到胸脯上，却拿眼里的波光来温润你，嘴又不停的问你好多海里的事，还顽皮地将苏北佬的笔记本藏起。苏北佬硬要，春艾就要他拿东西来换。苏北佬问是甚东西，春艾说你猜吧，那后生猜了一天一夜也没猜出。

看看松木伐齐了，苏北佬再不费山里人的事，独个儿一根一根扛到江边，砍了葛条扎成木排。

收拾停当了，却再不见春艾来。她原是晓得他今日动身的。

苏北佬坐在排上，眼睛死死盯着山里阡陌、傍溪小道，终是失望。唯听到密幽幽的竹篁里，谁在吹曲子很柔的箫，跟着，山寨里骤响起乱人心的唢呐，“呜哩呜哩”。天上的星子也忽然多了，就像是从唢呐的喇叭口里蹦出来的。唢呐才歇，竹鞭纸炮就热闹闹的搅成一锅，四面八方的火把，游龙般的弯过来。

有几个小把戏打江边过，苏北佬揪住一个便问。

那小孩说：春艾今日出嫁。

还要再等什么呢？苏北佬掏出烧酒瓶，一仰脖，都灌下去了。他觉得心火辣火辣，要吃出泪来，便咬着牙将木排推到江里，竹篙一点，闪电似的跃到排上，顺水而下。他放过排，又做过船老大。

木排走到峡谷里，忽起了阴风，木排左摆右晃，活像让水里蛟龙的脊背顶着，这蛟龙定是不会放过木排了。苏北佬并不慌张，他是见识过海龙王的角色，便拿手中的竹篙穿梭般的左抵右顶，猛地，头顶上黑兀兀的石崖压下来，苏北佬将竹篙探下水去，竹篙完了还未着底，心里一慌，“哐”的一声，木排撞在一座礁石上，排头高高地翘起来了，忽地，“唰”的一下，一个人影自天而降，稳稳实地落在排头上，须臾，人影又跃到礁石上，身子弓着抵那排。木排喘着气，像小儿学步，歪歪扭扭移动，一下到了中流，木排就像猛冷丁长成个大孩子，甩大步

朝前窜，那人打紧贴住木排边缘，一个鹞子翻身，又稳稳实地钉在排头上。

春北佬借水中月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春艾！

“啊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春艾抱住他哭了：“都怨你老跟我说海，海呀。”

后来，海滩上七零八落的渔村，个个都说有渔仔到南方山里采购船木，勾回来一个漂亮的山里妹子哩。

三

灶屋里弥漫了热气，粽子味浓浓的。都怨两个小馋虫，轮流揭锅，只怕粽子还没熟透，圆味。女人拣了两只绵软的，放到桌上，阿海和阿山一摸，手烫得好痛哟，便都瞪视着，飘着烟气的粽，就像小狗要吃尿泡般，没处下口。

女人好笑，又往灶里架两根柴火，火就把女人脸上的笑容也烧熟了。

这时候，女人又将黑锅里煨得通红的鲳鱼和马鲛鱼盛到很白的瓷盘里，放到窗台上冷着。男人顶爱吃冷鱼了。黑锅里再温上甜水井挑来的洗澡水。这甜水，是会很容易将男人身上的鱼油漂出来的。

等一切准备好，太阳就落下了。

女人一手牵着阿海，一手牵着阿山，朝海堤走去。

女人从山里来到海这，从山姑变成渔妇。

忘了会唱的山歌，却学会了男人拉网的号子，那双能伐木的手，却穿梭补网风快了。渔村里没得哪个有她剖鱼快，也没得哪个赶得上她说声儿慢——她是怕她的话不好懂，人家尽称她作南方侬子。

也难为这个山里妹子哟！

刚来的那工夫，她记得牢男人在山里的话。

男人曾经说，躺在舢板上到海里去晃悠，能梦到当孩子时做过的梦。

女人第二天就跟男人到海上去。离开大山久了，她多么想能梦到溪流里透明的鹅卵石，山坳里一帕纱巾般的晨雾，和苦命的阿妈脸上好看的皱纹啊。

可是，她并没梦到什么呀。海，永恒的晃悠，把她苦胆都晃出来了。她是笑着出海去，却哭丧着脸回来。一连几天，都觉着屋在摇。

男人曾经说，海里的梭子蟹老大，壳里的膏黄很红，许是太阳沉在海里时，梭子蟹搂着它睡，怀上的膏黄呢。吃蟹黄时，沾上香醋，味美得会掉下牙来。

于是，女人就到海箩里去捉蟹，放到锅里蒸。没成想，手让蟹钳好夹，生疼得快落下泪来。

男人曾经说，到了夏初，海滩上会爬行有无数的葡萄状泥螺，又像蜗牛，海边人就采那生于壳外的舌吃，鲜味真的能醉人，常有一气吃一铜盆的，就如喝了好多酒，躺在凉榻上，舒服得不想动弹。

女人就揀了一只泥螺，专咬那舌，却咬了一口沙泥。

男人曾经把海说成天堂样，可是女人一旦真的到了海边，却没感受得到。因此，男人负疚地说，是他骗了她。

女人却说，这是美丽的骗呀。

海堤上，早就麇集了渔村的老少女人。

今天是船队归港的日子。

这条海是老早就有，绵长得没得尽头，长满了丁槐树和幽香的野菊花。说是很久前，有两条龙争斗，整整斗了三天三夜，斗得没了太阳和月亮，最后，那条灰褐色的老龙斗败了，却不愿到龙宫去当衣绣食肥的囚徒，宁愿僵卧到潮头上，做别鹤孤鸾的海堤。

每逢到归港日，渔村的女人就带着太阳，早早到海堤上，迎男人的船队。

她们实在是想男人想急了，巴望男人从海那边一脚就跨到堤上，然后，让他们紧搂着跑到渔村一簇簇诱人的灯火里去。等心子静下来时，就一起坐到毛竹铺上，说笑一些人，再说笑一些事，那是天底下顶快活的时刻了。因此，当第一页帆一冒出地平线，衬到月亮下，女人们就海啸般的狂喊起来，手上的帕子如无数面小旗挥动。有不少的婆娘，跑到潮水里去了，让咸咸的水和着咸咸的泪，疯打起水仗来——她们的心，实在是经受不起这快乐的时辰呀。

此时，月魂悠然飏出海面，享受万顷波涛的顶礼膜拜。浪花在朦胧中吐放，海鸟在浅醉中浅唱，沙滩却要做银光闪烁的梦了。

女人扶着两个孩子的肩头，静静站在人堆里，静静等那个心跳的时刻。

她记得男人上回走，说是此番回来，要用胶木给两个孩子做一只精致的小海船，有桅、有舵、有锚，陪两个小把戏玩水玩个够；男人说还要教会她写诗，这样，他们的日子又有了新的内容了——归港回来，就交换着诗看，让海里的情和岸上的爱，交流成一道牢固的屏障，拱卫每个湿润的早晨；男人还说，要做一回真正的丈夫，很温存地搂抱她一夜，给她说龙兵过的故事……

那些狠心的出海人，终于登上海堤。

女人眼尖，指着领头的那个壮实的身影，对两个孩子说：“去叫阿爸，快！”

阿海和阿山，像两只泥鳅，从人堆里滑过去，齐声喊：“阿——爸！”

那个壮实的身影停下来，却没应，只抱起两个孩子，亲了亲。往常，他是顶爱讨人便宜的，见有哪家孩子，就逼他叫“阿爸”、“阿公”。有不懂事的孩子就叫得甜滋滋很脆，他呢，也应得甜滋滋很脆。

这会儿，他的嘴却成了蛤蜊，紧闭着。